

中国思想随笔菁华

我们对于

饥饿的

祝勇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们对于

饥饿的态度

祝勇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祝勇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2

ISBN 7-5059-4260-3

I. 我... II. 祝...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9887 号

书 名	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
作 者	祝 勇 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戴 东
印 刷	河北省三河文阁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03 千字
印 张	10.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260-3/I·3324
定 价	19.80 元

序

祝 勇

001

序

随笔散文兴旺于八九十年代，如同诗歌兴旺于六七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人人会做诗，村村出李白。以今天的眼光看，那些气宇轩昂的短语组合，与诗歌的关系不大，称其为“断句”更恰当些，但在当时，人们一律称其为诗，而且一厢情愿地信奉：诗就该这么做下去。政治时代终结之后，随笔成为新宠——如果我们胆敢将红绿报刊上的温吞文字称作随笔的话。我相信相当多的人并没闹清楚随笔是怎样的一件物什，但这并不妨碍躊躇满志的随笔作家粉墨登场。散文随笔排行榜热闹非凡，说穿了和生产队里的赛诗会属于同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在这散文随笔比大跃进的小高炉还热的火红年代里，不是随笔出了毛病，就是人们脑子出了毛病。

随笔的兴盛最初缘于人们认识到了以虚拟的话语外壳包裹心灵是一种罪，便尝试透过随笔这种易于掌握的文体来一

吐块垒。人们试图从此开始分辨体温与灼痛，学会倾诉与聆听，懂得抚摸也懂得挞伐。对文体的信赖成全了人们也贻误了人们，要记住，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深奥的，坦途往往是陷阱的同义词。人们自以为捏住了随笔的翼翅，实际上正是中了它的奸计。

精神的梦呓转化成报章中的文字泡沫，众多的执迷者充其量只是在随笔的郊区游弋的流民，既无进入城堡的钥匙也找不到行走的地图。就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包围着随笔的圣地。其实随笔需要的并不多，不外乎一点精神，一点勇气和一点邪念——不是邪恶，而是我行我素的狡黠。随笔并非仅仅是倾吐心音的媒介，或者说，不仅是内心欲望的产物——尽管它的盛行同欲望的盛行有关，还是思想者的长矛，是凝聚着智慧和正义的木牛流马。所以现世所最缺的不是勾栏酒肆里的才子，而是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其实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读到好的随笔的时候，便恍若遇见一位江湖高手，在我们瞥见星月下刀剑的寒光的一刹那，他的身影早已隐匿在黑暗里。

真正好的随笔取决于思想的能力。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失去了思想，人类的语言就同动物的打嗝没有区别。思想不能给我们带来产值，却可以使人类进步。至于作为一种灵活的文体的思想随笔，我相信它绝非某种思想体系的附庸，它的价值在于改变了思想的叙述方式和传播方式——当然，也改变了接受方式。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囿，甚至可以冲破某些板结的逻辑表层，令人类历史上所有经历过和思考过的

命题如魔方一般分裂或者重组，让某些冰冷的理论直接接通人的血液。卡夫卡说：“我们大家并非共有一个身躯，但却共有一个成长过程，它引导我们经历一切痛苦，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真正意义上的随笔，令幸福和痛苦同时降临。

刘小枫在其思想随笔写作中引入了叙事伦理学的概念，将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两种：“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沉重的肉身·引子：叙事与伦理》，上海人民出版社）真正的思想拒绝任何自上而下的灌输说教和前提设定，真正的思想像河流一样归属于民间。同时，我们的头脑也绝没有简单到机械地区分这两种叙事。既定的道德指示常常是精神的牢狱，而过分关注一己生命又难免陷入平庸和凡俗。在很多时候，随笔具有一种包容一切的能力，如黑夜中的游侠，可以飞奔于旷野也可以穿梭于城堞，呼吸自由的风，足迹无所不至。个体生命体验固然是千差万别的，如基斯洛夫斯基所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然而我们毕竟面对的是同一个太阳，同一片荒漠与海洋，我们只

是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并穿行于历史。在世俗世界里我们互不相连，然而在思想的长河里，我们又是一个整体。世界是全息的，就像卡夫卡所说，不同的身躯面对的是相同的命题和经历。人们相隔于夜幕的各个角落又彼此相伴。人们在自己的故事中行走也在别人的故事中行走。所以，真正杰出的文字，不是桎梏于“国家的道德原则”（即“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也不是沉湎于“个体性的道德境况”（即“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而是二者的统一体。事情很简单，我们都是个人的生命中走过历史的通道，公共道德遮蔽不了个体生命的冲动，而个人的生命感觉也不可能逾越社会道德大叙事的围困，最好的办法，就是透过个体生命来寻求大世界的真理。思想随笔能够为这一切提供可能。当一切精神布道因虚假而惹人生厌，当一隅中喋喋不休的私语开始显露琐碎和庸俗，通过个人心灵触角体验人类大命题的叙述方式，便自然在倾吐和聆听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宜于沟通 and 理解的纽带。个人体验中的世界命运连接着血肉人心。考察一种制度是否合理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看它是否符合人性，文化也是一样。在这方面，没有一种文体可以取代思想随笔。

本书的作者都是真正的夜行者，没有任何话语障碍可以阻拦他们敏捷的脚步。“思想者大致有两类，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作奸犯科者，通过各种论说制造思想奇案；另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刑事侦探，专破历史中沉积起来的思想悬案。就拿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近的十九至二十世纪来说吧，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都是些现代思想界的大作

案犯，柏林、洛维特、波普则是思想案件的大侦探。”（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丹东与妓女》）其实案犯和侦探是相通的，假如福尔摩斯去犯罪，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杰出”的犯罪者；反之一个高智商的罪魁去做侦探，也不会是一个平凡的侦探。许多事物，都是在最高点上衔接的。在思想领域，“发现”固然是可贵的，然而在思想被误读以后，重新挖掘和发现更是功不可没。在有使命感的人们之间，思想是最短的路途。无论本书的作者们采用何种叙述模式，无论他们的身份是“发现者”还是“挖掘者”，他们都不可能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人，因为思想的冲动本身便不可遏制，他们的“作案动机”与生俱来。而所有的推理与冥想，都是从个体的血肉中升华的，他们从个人出发去考虑个人以外的命题，用心灵的智慧烛照现实人间，所有宏大的叙事都服从于生命的基本原则与经验。

阅读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思想在时间中发酵和蜕变的过程。在阅读中与智者思维的灵光相遇是件足以令人感动的事。许多奇妙的体验，就像梦境中翻飞的蝶翅一样，永远消失在时间深处了。或许某种编辑手段还可以延伸灵魂相遇的愉悦。编选此书的最初动议出于一次与友人谈话时一个突发的念头，但今天回想起来，其潜意识已在我心底深埋已久了。邵燕祥先生在得知我的编辑想法以后，提醒我注意“思想随笔”提法是否科学。邵先生的话的确引起我的注意。俯瞰当世报章，“主旋律”一词满天飞，遂有好事者撰文指出，有“主”则应有“副”，如同有阳则必有阴，

有北则必有南一样，然而谁能说明白“副旋律”在哪里？又譬之“文化散文”，没有“文化”，能叫“散文”吗？待本书编辑工作完工以后，我又将全部书稿细读一遍，知性与智性的无限敞开令我倍感温暖。这些文字，即使不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最好的随笔，起码也是无愧于前世与后世的文本。我们一不迟钝，二不懒惰，三不懦弱，这就够了。我们透过浮动的嘈杂的生活表层看透了命运的深层隐喻。许多选家将随笔根据风格和题材分类，实际随笔只有两种：有思想的和没有思想的。没有思想的随笔存在吗？到处都是——如果那些随笔可以叫随笔，如果小靳庄的诗叫诗的话。感谢它们，凸现了思想随笔的价值。思想是随笔的本源和灵魂，是指引滚下山坡的中国随笔重返高点的地图。思想随笔润泽我们的灵魂，磨炼我们的心智。其中的苦楚与乐趣，不亚于精奥求实的数学，和匡扶正义的武功。

编完这本砖厚的选集，北京正值摄氏 37 度的高温，身体已十分疲惫，内心却坚硬了许多。这时，什么都不想干了，最好来场雨，做个梦，然后，等待侠客的剑影于夜幕中斜刺过来。

目 录

第一辑 个案研究：大变动时期的惶惑

- 崔卫平 宋江为何要杀阎婆惜 →003
李庆西 大变动时期的惶惑 →008
孔庆东 栗平的悲剧 →014
许纪霖 走出阁楼以后 →017
王彬彬 平凡的能力与非常的影响 →031
苏 文 读不懂的高尔基 →040
刘洪波 一个纳粹的品质 →049
张承志 真正的人是 X →053

第二辑 历史眼光：炉边谈话和群众集会

- 赵无眠 话说屁股 →065
傅道彬 苏格拉底与商鞅 →072
陈四益 不焚之焚 →079
赵 园 说“禁” →084
舒 芜 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 →091
何满子 打鲁迅牌和从鲁迅观照今天 →097
刘小枫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108
祝 勇 禁欲时期的爱情 →119
王 蒙 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129
钱满素 炉边谈话和群众集会 →142

第三辑 知识分子命题：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木 弓	知识分子的气质与素质	→149
王小波	花刺子模信使问题	→154
朱学勤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161
陈平原	学者的人间情怀	→170
孙 郁	苦路	→179
王得后	我的生存困惑	→183
李书磊	理想的限度	→190
严 铮	数码复制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	→193

第四辑 命运诘问：难以描述旅行

韩毓海	富家子	→205
凸 凹	游思无轨	→211
李政涛	从“乌托邦情结”到奴役之路	→215
张中行	易地则皆然	→220
韩少功	夜行者梦语	→229
张远山	寻找替代——集体主义的游戏	→240
敬文东	关于请假的三个片段和三首小诗	→251
王开林	阳光不锈	→263
西 川	难以描述的旅行	→267
余世存	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	→279
彭 程	在母语中生存	→299
汪丁丁	讲故事的逻辑	→304
盛 洪	寻求不同	→310
旷新年	世纪拜物教	→317

第一辑 个案研究：大变动 时期的惶惑



宋江为何要杀阎婆惜

崔卫平

003

宋江为何要杀阎婆惜

宋江是个自感卑微的人，与其他同样也处于卑微位置上的人不同，他有强烈的欲望要摆脱和超越自己的卑微。站在这个角度，他对于反抗自身命运最大的理解是，重新获得支配别人的权力，当然其手段，方式要隐蔽曲折。他不直接满足自身的欲望要求，而以满足他人的愿望、以铺平他人的道路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最终实现自己的欲望要求。从任何别人的角度来看，宋江乃天下第一大好人也，他永远满面春风，替人排忧解难，有求必应，“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舍，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然而这样一个宋江肯定不是雷锋！他与雷锋的区别在于：他从来不帮助那些他不认识的或不认识他的人，“人过留名，雁过留

声”，宋江可以说是刻意经营他自己，以便在一个互相照面的人群中赢得一个薄名，让别人传颂他的种种美德，至少获得来自受惠者的无限赞许和感激的目光。很难想象在没有观众和喝彩的情况下宋江是个什么模样？在孤独中他能否自持？能不捶胸顿足、呼喊苍天或内心悲伤一已？《容与堂刻本》中关于宋江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确是假道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也。”只是这最后一句有点变味：将宋江当做可取之材，乃是站在和马基雅维里相一致的功利主义和手段至上的立场上，是一种低级政治中的见解。宋江便是把自己放在这样一种低级政治的位置上，心甘情愿让自己为别人所利用，想别人之所想，急别人所急，他为此万难不辞，肝脑涂地。若说他每一件这样的事情都是一笔交易，都包含着对别人的“祸心”那是不恰当的，时间长了，手段或许能转化为目的，面具也能转化为某种人格，他只是想那么做，出于一种不自主的奴役性的习惯，想让别人好，让别人感到舒服。渐渐地，他本人也将这看做自己最大的美德，看做他这个人对于世界所能表达的最大的善意。你总不能不允许一个人拿出他可能拥有的最好的愿望，什么是他最初的动机和最后的目标，他本人也对此变得模糊起来，他甚至记不太清自己所来的路。“将就着吧”。他对自己说。于是他将全部生活化为一桩桩“权宜之计”，将它们变为一项项“临时措施”，即完全是表面上的那些东西。他热衷于表面。他的表面文章也做得极为出色。他从来不缺乏这种能力。实际上他不

缺乏任何一种能力，只是他不敢深究生命及其道德的含义。他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不敢追问自己生命的价值究竟何在？如何从更远的目标、更深刻的源泉出发来作出眼前的种种安排？在他既是敷衍又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系列事物中，他被弄得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真相。不知道他自己的本性、本相。他只有绝望地做出种种佯装的态度：只要不涉及他自己的真实欲望和真实面貌，他就是有理的，充分善意的；只要他自己不生活，将自身的思想、感情压缩到一个最低限度，其他人便如同得了好处一样，走上了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他把自己“架空”起来，如同一只大鸟一样，优美地飞越人们生活的上方，哪里有危险，他即刻就在眼前！人称“及时雨宋江”便是也！

然而一个人怎么可能去满足其他每一个人的愿望而不扭曲他自己的意志？不在自己的生命中造成许多积怨和愤恨？他这个人与生俱来的那种恶性呢？难道可以在他看我标举的一桩桩善行中自行得到消解吗？比较起来，另外一种说法更令人容易接受：凡是被压抑下去的那些东西不会自动消失，它们总得有一个去处，或暂时隐藏在什么地方，一旦有机会便会爆发出来，剩下的问题仅仅是“等待或寻找适当的机会及对象。”

阎婆惜是宋江生活的一个裂隙。这个裂隙甚至是宋江自己招来的，他本人并不想娶这个女人，只是“架”不住王婆的再三撮合，便把王婆的意思当做自己的意思，将自己沦为执行王婆意志的工具。很难说他这种顺水推舟的做法之中不包含一点私心杂念在内，留得阎婆惜没准日后或在某种情况下有用。但这次他估计错了。这个按本能生活的女人不懂得去领会宋江生

活中的那些曲折难言之处，不明白宋江眼前的种种做法背后深藏的“大义”、“大德”，甚至不能欣赏宋江身上由众人交口称赞的那些美德，因为这些美德直接妨碍了她的个人生活。这位年轻的，正当年华的女人只想过自己的日子，享受自己生命所拥有的权力，不辜负转瞬即逝的良辰美景。而当宋江慷慨地将自己转让、出让给其他每个人时，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留给这个女人，与她共享生命中的美好时光——实际上他什么东西也没给自己留下。说到底，阎婆惜向往的无非是“两人世界”，是皇帝来了也可以不开门的那份小天地，而这些恰恰是身着“反衣”的宋江感到困惑乃至骨子里深恶痛绝的。他不能想象作为“带罪之人”的他怎么还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某些乐趣？不能想象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水乳交融、与她情深意重会成为他自己生命中一笔划不掉的财富？不能想象若是在卸除了所有的面具之后，一个人还怎么可以有活力的、有趣的？不能想象一种行为若是不能展示在众人面前，只能拿它作为一种业绩或美德来炫耀，乃至不能进入编年史或教科书，怎么还值得为此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若是“带罪之人”，阎婆惜当无条件地成为“带罪之身”；他若是主动“配合”其他每一个人，阎婆惜当更主动地，更默然无声地配合他。此乃阎婆惜的“大义”也。她最终应当成为宋江的紧随其后的影子，“聪明”地擦去宋江生命和生活中的种种漏洞、帮助掩盖其伤痛和屈辱，甚至替他撒谎。可偏偏是这个同样也会说出“皇帝不穿衣服”的阎婆惜，她单纯的生命和这种生命极其单纯的要求，暴露了宋江竭力加以掩饰的他自己生命中的黑暗，无意中闯进宋江死